

生/活/随/笔

## “老小孩”的故事



张俊

母亲今年八十八了，是真正的耄耋老人了。人们常说“老还小”，此话不假！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母亲的身体各项机能逐渐衰退，她的行为越来越像一个小孩了。

“老小孩”胆小，怕风怕雨怕宠物。每当遇到刮风下雨电闪雷鸣，我都要到母亲卧室关好门窗，母亲方能安然入睡。雨停以后再打开门窗，让雨后清新的空气充盈在整个房间里。而散步时，若是有人遛狗，哪怕是不足一尺的小狗狗，我都必须走在前面，用身体挡住小狗。母亲小时候被狗咬过，一怕狗，我不敢让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母亲受到半点惊吓。至于其他宠物，有严重洁癖的母亲，也是远远看见就退避三舍。

“老小孩”娇气，不肯吃药更怕打针。泥鳅靠捧，小孩靠哄，“老小孩”也不例外。年事已高的母亲除了高血压心脏病以外，还多次脑梗，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之类的老年病，一样都没有落下，长期吃药是必须的。母亲像孩子一样任性，常常拒绝吃药，一会说颗粒大了，吞不下去。一会说药太苦了，不好吃。为了让母亲坚持服药，我绞尽脑汁。一次又一次与医生沟通，尽量开口感好容易吞服的药。常常宁可舍弃特病优惠，在外面购买贵一些的药，也要保证母亲能够把药吃下去。如果是抽血或者打针，母亲更是怕得厉害，针头还没有从包装袋里面取出来，她已经怕得发抖了，还不停地叮嘱护士轻点。我只能一边与她聊天，一只手捂着她的眼睛，另外一只手在她手背上轻轻划动，以分散她的注意力。

最好笑的是排队打疫苗那次，前面还有十几个人，我就听见身后的母亲粗重的呼吸声，回头一看，母亲一边拿着手绢擦拭额头的汗水，一边拍着胸脯自我打气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我不紧张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勇敢……”母亲的样子逗笑了周围的人，我也又好笑又好

气。轮到母亲打针了，我熟练地为母亲挽起衣袖，捂眼，聊天，划拉皮肤。护士妹子也给力，飞快地消毒、进针、推药、取针，直到叫我帮忙按着针眼时，母亲才知道打完了，喜笑颜开夸护士的技术好。我牵着母亲离开的时候，听见护士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这个老人家被女儿惯坏了。”我听了，不以为意，反而心里乐滋滋的。我知道，母亲就是这样惯大我的。

“老小孩”天真烂漫，无拘无束。大概是视力原因吧，母亲几乎不看书报，痴迷电视，电视里面歌舞表演的时候，她常常手舞足蹈，跟着电视里面的人一起唱歌跳舞，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让在一旁的我们忍俊不禁，她却不以为然。看了电视里面打的食物广告，她还“贪嘴”，可真的买回家吃了，她却说不好吃，还说这些广告一点也不诚实！看电视剧的时候，她会正气凛然，痛斥奸佞贼子，还会向剧中人警示：“他是叛徒，杀死他！”我常常逗她：“妈妈你进去嘛，帮忙打。”母亲却一本正经回答：“我进不去，我要能进去的话，肯定帮着打。”

“老小孩”挑食，酸了，甜了，冷了，硬了，无穷无尽的借口，不想吃饭。我使出浑身解数，变着花样，尽量按照她喜欢的口味做饭菜。即便如此，母亲也吃不了多少，我就在家里准备多种零食，让她少吃多餐。她不喜欢吃蔬菜水果，就补充多种维生素，不喜欢吃肉奶蛋，就补充蛋白质。每当母亲吃到满意的饭菜，赞扬我的厨艺时，我也开心得不得了，和小时候得到母亲表扬时一样，开始飘飘然了。

“老小孩”喜欢旅游，喜欢花香，喜欢漂亮衣服……“老小孩”的故事多多，说也说不完……

“老小孩”，希望你童心永驻，每天都能够保持快乐和满足。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## 足球二题

——观欧洲杯有感



李光辉

任意球

要罚好这个球  
决不可  
放任自己的意识

不管直接也好  
还是间接也罢  
都想奔进对方的球门

而我就像一粒  
孤独而委屈的任意球  
在你家门前不停徘徊

因我缺乏自信和勇气  
难以突破那道人墙  
和守门员

但我仍要珍惜  
你的一次顽强防守  
给我一次难得的机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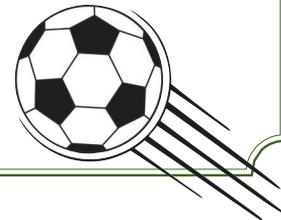
点球

站在这个点  
一名足球运动员  
可执行一次判罚  
可决定一场胜负

从这个点上  
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
足球滚动的一条线  
球迷表情的各方面

这是一个起点  
也是一个终点  
起点和终点  
原来就在转瞬之间

(作者单位:涪陵区社科联)



乡/村/故/事

## 与老鼠杠上



谭词发

我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，和老鼠杠上了。

我原本对老鼠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：由它去吧。在大地上，我和老鼠都是卑微的，只要井水不犯河水，又何必为难对方呢。可老鼠不这么想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家里的猫死了。老鼠几日不见猫，就开始猖獗起来，上蹿下跳，肆无忌惮。老鼠出没的意图很简单：寻找食物。那时正值冬天，地里没有食物可寻，老鼠就把阵地转移到家里，它知道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粮食。老鼠具有先天的侦察能力，来家里几次，就把家里的底数摸得清清楚楚。家里的土豆、玉米等粮食分别储存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间段偷吃比较安全，走什么路径较为隐蔽，它们都心中有数。

我家有两个包碗放置在二楼的角落里，那是秋收后用来储存玉米的器物。为了透气，装了玉米的包碗没有封口，这为老鼠创造了偷食的条件。一天傍晚，我到楼上拿东西，听到从放置包碗的角落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距离越近声音越清晰，是从包碗里传出来的。我判定是老鼠在吃玉米，于是找了一根木棍，正准备给它致命一击时，老鼠瞬间跳出包碗，溜烟跑了。

此后，每天晚上都有老鼠跳到我家的包碗里吃玉米，有时是一两只，有时是一群。这些老鼠饱餐一顿后，还要把屎拉在包碗里，胆子越来越大。

老鼠泛滥引起家人的高度重视，父亲从街上买来老鼠药和老鼠夹对付，开始有少数老鼠落入父亲设下的圈套，但时间一久，它们见到鼠药和鼠夹就绕道而行。哥哥见鼠药和鼠夹制服不了老鼠，就主动当起了“捕鼠勇士”，每天夜深人静时，老鼠最为活跃。哥哥待老鼠跳进包碗，便蹑手蹑脚地来到包碗旁边徒手抓老鼠，十有八九能逮到一只。哥哥抓老鼠下手快、准、狠，经过数次抓捕，老鼠们的行动有所收敛，但偷食玉米之心不死，依然前赴后继。

抓老鼠从未失过手的哥哥，最终还是受伤了。那天晚上，哥哥像往常一样到包碗旁边抓老鼠，他根据老鼠吃玉米的声音判定老鼠所处位置后，迅速伸出右手抓下去。哥哥虽抓到了老鼠，但只抓到老鼠的后半部分，老鼠受到攻击，转过头来将哥哥的虎口咬穿后迅速逃离，疼得哥哥哇哇直叫。这是哥哥抓过的所有老鼠中最大的一只。哥哥说，他一定要逮住这只老鼠，剥了它的皮，吃了它的肉。

为了捕捉老鼠，我和哥哥将床铺搬到离包碗不远的地方，每天晚上老鼠出没的时候，也是我们高度警惕的时候。经过一段时间的“战斗”，我们抓捕了不少老鼠，却没有抓到咬哥哥虎口的那一只。或许是那只老鼠死里逃生受到惊吓，长了记性，令哥哥有些失望。

老鼠是有野心的。它们不仅在家里活动，还在田间地头、荒野山坡四处打洞，想把鼠道挖到可以偷吃农民庄稼的每个角落；它们到处侵占村民们的劳动果实，想把整个村子据为己有。因此，人鼠之战，还没到终结之时。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往/事/回/首

## 从桐麻园到白瓦屋



泥文

从桐麻园到白瓦屋是我家到外婆家的距离。桐麻园是我所在地，白瓦屋是外婆家所在地，但它们名字的由来没有人能说清。

在我家50米外堰塘的拐角处有一个岔路口，往右顺坡上山往上爬，是一条大路。说是大路，实际上也不大，只是两个人稍侧身能过。这条路是方圆数里乡邻赶场、卖粮食牲畜、买油盐针线的必走之路。因山顶上是乡政府所在地，不是赶场天走的人也多，这条路可以到外婆家。

与堰塘平行着往前走，山路大约一公里光景，是又一个岔路口，在这里，分成了两条可以去外婆家的路。一条路斜着往下，约100米处是岩口。岩口修有陡峭的直上直下的石梯子。从岩口下去，一直到大河边，再顺着河边往对面的大山里面走，而后从另一个岩口爬上去，可到外婆家。

另一条路顺山势走，这条路最近，一般一个小时能够抵达。但要经过一个很深的山谷，一片很大的森林。每走到此处，心就莫名地被什么东西揪紧了一样。小时的心或许是这样，你对什么事物充满恐惧同时又极力想去接近它，探寻它，大有要揭开它让人心生恐惧的原因。

山谷纵深处的悬崖边，有一座石桥，很大，在方圆数十里我没有看到过能与之匹敌的。每次到这里，我必会停下来，爬到石桥边缘好奇地探出头去看。石桥两头是森林，黑压压一片，看不到尽头，只有两边算是视野开阔地，那是溪流的走向。石桥外面是数十丈高的悬崖。我的好奇就是从悬崖开始的。

这座石桥不是石拱桥，它是用两块巨型条石并在一起搭建而成。其搭建在溪流上、悬崖边，是从哪里弄来，如何架上去的？我小时候没想清楚，到如今知识面

和阅历拓宽了，仍然无法想个明白。

这横跨宽阔溪流两边的巨型石头，打磨与垒砌的精致，都堪称一绝。若问它建造的年代，不管是青壮年，还是耄耋之年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过桥后，隐藏在森林里的悬崖下有洞，其实已找不到。父母说那里有，我也相信有，更相信它的传说。

再向前数里，在一处崖壁上有人工凿打的石室，很大，按现在的说法是跃层式的，可容纳两三百号人居住，有领头人独居的地方，也有专门的储物间。究其规模，那得花费多大的人力、财力、时间才能辟出此等居所呀。据说是古时候兵荒马乱年代富贵人家的避难之处。要进入此处，只有一条仅容一人攀爬而行的挂壁小路。

我去石室的次数不多，原因是太危险了，虽然无知无畏，但看着脚下的万丈悬崖，心里还是直冒冷汗。每去一次，我都会触摸那些凿打的痕迹。仿佛听到了工匠凿打时喊号子的声音，鏊子手锤与石头互相拼杀的声音，那些因为有石室的庇护而酣睡的声音。而再往前的山头上，有一个寨子，远远能看出它四周砌有围墙的轮廓。要到寨子上去，那得在山林间攀岩抓藤，绕行很远，才能抵达。因个子小，胆子小，要花的时间太久，一直没有去看过。如今那个寨子早已不见踪影，想看已无法一睹尊容。

这一条路往来的行人不是很多，但我每走一次，仿佛与古人对话一次。自从离开家乡，外婆离开人世，舅舅在城里买房搬迁到城里后，这条路我就再也没有走过了。因时代发展，走村串户的公路将村庄与村庄便捷地联系了起来，那条路已经荆棘杂草丛生，这多少留下了些许怀旧的遗憾。但这也证明了山乡紧跟时代变化，富庶起来了。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